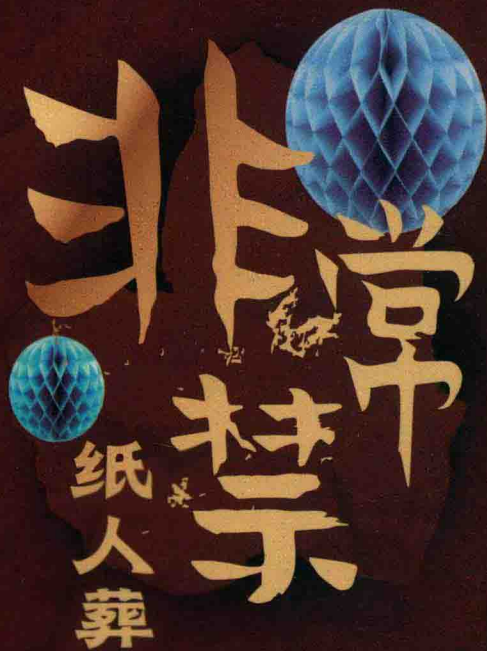



非常禁

纸人葬



最应该被焚化成灰的，
是冥顽不灵的人心！

 腹饥子 著

一项传承千年的江湖手艺，一出由殉葬引发的神秘罪案。
谁将成为下一个“祭品”？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非常
禁止
纸人葬

The title is rendered in large, bold, black Chinese characters. '非常' (Fēicháng) is positioned at the top, and '禁止' (Jìnzhǐ) is below it. To the left of '禁止' is the vertical text '纸人葬' (Zhǐrénzàng). Three decorative spheres, resembling textured paper or fabric, are placed around the text: one large sphere behind '常', one medium sphere to the left of '禁', and one small sphere to the left of '葬'.

腹饥子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非常禁: 纸人葬 / 腹饥子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201-13544-1

I . ①非… II . ①腹…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5939 号

非常禁: 纸人葬

FEI CHANG JIN : ZHI REN ZANG

腹饥子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3.com

责任编辑 章 赫
装帧设计 易珂琳

制版印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171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目 录

Contents

- 引 子 / 001
- 第 1 章 纸人开道 / 003
- 第 2 章 死孩子 / 011
- 第 3 章 刨坟 / 019
- 第 4 章 栽赃嫁祸 / 026
- 第 5 章 八指婆 / 034
- 第 6 章 果子鸡 / 041
- 第 7 章 黄姑子 / 048
-
- 第 8 章 两情相悦 / 056
- 第 9 章 腐烂 / 064
- 第 10 章 草窝 / 071
- 第 11 章 人油 / 078
- 第 12 章 阳谋 / 085
- 第 13 章 跳崖 / 092
- 第 14 章 围剿 / 099
- 第 15 章 舍身相救 / 106
- 第 16 章 扮猪吃虎 / 113



- 第 17 章 洗冤 / 120
- 第 18 章 一份大礼 / 127
- 第 19 章 祖宅 / 134
- 第 20 章 偷尸 / 141
- 第 21 章 人灯 / 148
- 第 22 章 桃林山村 / 156
- 第 23 章 守坟三月 / 164
- 第 24 章 铜钥匙 / 171
- 第 25 章 黄四海 / 178
- 第 26 章 密信 / 186
-
- 第 27 章 阴宅 / 193
- 第 28 章 抉择 / 200
- 第 29 章 祖坟 / 208
- 第 30 章 私生子 / 215
- 第 31 章 变化 / 222
- 第 32 章 炸坟 / 229
- 第 33 章 七星盏 / 236
- 第 34 章 二十八宿 / 244
- 第 35 章 踏斗 / 252
- 第 36 章 极乐 / 260



引子

风铃镇，一个我不愿意提及的地方，地处淮南，却有着与淮南完全不同的风俗。比如，殉葬。殉葬这种陋习始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到清末民初就已经很少见了，而风铃镇却一直延续着殉葬的习俗。当然，这里的殉葬并不是用活人，而是由镇子上最好的手艺人扎一对童男童女，将纸人和逝者一同下葬，每个纸人一具棺椁，十分讲究。

这门手艺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只有一家——“纸人张”。

当年我离开风铃镇后就下定决心不再回来，一封书信让我重新踏上了故土。

给我写信的是风铃镇最年长的黄德公，今年九十六岁，解放前曾经做过风铃镇的镇长，很有威望，当年就是他把我赶了出去，现在写信让我回来却是为了调查一件离奇的案子。

黄德公老伴儿故去，出殡那天原本用来陪葬的童男童女在入殓的时候异常沉重，此时天空突然电闪雷鸣，任凭大雨如何冲刷都没把那对童男童女冲倒；等风雨过后人们才发现，站在棺椁前的竟然是黄德公的重孙子和重孙女。

两个孩子被人用黑线绑在了扎好的高粱秆上，还保持着和童男童女一样的动作，身上零零散散粘着糊上去的彩纸，表情十分安详……

谁都没想到两个孩子会这般惨死，而且死法太过诡异，这一切让所有人

目瞪口呆，尤其是黄德公！

因为这件事，黄德公厚着脸皮联系我，毕竟我和他之间只能用老死不相往来来形容。不过我来了，不是因为看他的面子，更不是我要回来看他的热闹，而是因为所有人都认定害死两个孩子的凶手是我的母亲——“纸人张”！

第1章 纸人开道

夜幕下的风铃镇一如既往的宁静，从我记事起就一直这样。看着熟悉的街道，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两年了，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我没进镇子，不是不想进，而是有东西把我拦了下来，两个纸人站在镇子口，笑嘻嘻地看着我，看得我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

“把它们放这儿是什么意思！”我看着眼前的纸人，心中想道。

突然，就听“噗”的一声，那两个纸人手中提着的灯笼突然炸起一团火花，紧接着出现细小的淡蓝色火苗。

灯笼竟然无火自燃了，我吃惊地看着眼前身穿红袍绿袄的纸人，这是一对童男童女，童男身穿红袍，头戴瓜皮帽，穿着黑裤子，脚上踩着一双麻布鞋，这些装束都是用纸扎出来的，不过却惟妙惟肖，和真的一样；童女穿了一件绿袄，扎了两个小辫儿，其他装束和童男相同。

两个纸人动了，慢慢地转过了身去，一点点地迈开步子，向镇子里走去，很明显，它们是来给我领路的，在前面给我打着灯笼……

看着眼前的纸人，我知道这是她在挑衅黄德公，我的母亲——“纸人张”，镇子上唯一会扎纸人的人，她知道是黄德公叫我回来调查那两个孩子的死因，所以用纸人领路，替我开道去黄德公府邸。

我以前非常抵触这些纸人，尽管是这里的风俗，可我就是不愿意继承她的手艺，当初被赶出风铃镇也是这个原因，可现在看来，这门手艺似乎非常神秘……

进镇子没多久，纸人带着我朝街尾最大的宅子走去，那是黄德公的府邸。

很快，黄德公家的府邸出现在我眼前，门口孤零零地站着一个人，我定睛一看，正是写信让我回来的黄德公。

现在的他可比当初赶我走的时候苍老了许多，头发和胡须比以前更白了，可能是两个孩子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了吧，不过他看我的目光还是那么凌厉，我一直怀疑三国里面的司马懿就是照着他的样子来写的，鹰视狼顾。

黄德公看着给我开道的两个纸人，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纸人带我来到黄德公面前，突然一阵风起，灯笼里的火引燃了彩纸，瞬间将纸人烧得灰飞烟灭。

“张炯！”黄德公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说道。

“德公，我回来了，有什么话您就说吧！”看到他，我心里已经翻腾起来，可脸上却一丝波澜都没有，冷冷地看着他说道。

“我不愿意冤枉好人，更不愿放过凶手。念在你是族中的人，我给你一个月时间，如果不能证明你妈是清白的，那我就按族规处置！”黄德公面无表情地说道，然后转身进了府邸。我没有答话，紧跟在他身后。他的意思很清楚，现在所有人都认为是我母亲杀了那两个孩子。因为镇子上只有她会扎纸人，孩子是被扎进纸人里闷死的，所以我妈脱不了干系。

我妈嫌疑最重。如果我不能给母亲洗脱罪名，他们就要对我母亲下手。镇子上的凶杀案很不好办，涉及宗族习惯，可能家族考虑到我之前是个警察，又是族人，而且这件案子牵扯我妈，黄德公和派出所认为，由我来调查这件案子最合适。

进门后是个很大的院子，搭着灵棚，里面没有停放棺材，看样子老妇人已经入土了，在棺材前的供桌两旁站着两个脏兮兮的小孩儿！

黄德公去了后院，灵棚里站着两个人，一个面黄肌瘦的汉子正满脸苦涩地看着那两个死去的孩子。这人我认识，他是黄德公的孙子，也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黄林。

另一个是我的好友廖宇，他是镇子上仅有的两个警察之一，不过现在就他一个警察了。

“炯哥！你回来了！”廖宇见了我大喜，跑过来拉住我的手，神情激动地说。

“嗯，两年不见还是老样子，不过成熟了，像个警察样子了！”我笑了笑，给了他胸口一拳。

“炯哥你就别笑话我了，你回来我才有主心骨，走，先去看看现场！”廖宇嘿嘿一笑，露出他那标志性的小虎牙，然后拉着我往灵棚走去。

结果我们刚进灵棚，黄林突然冲上来一把抓住我脖领子，咬牙切齿地瞪着我吼道：“张炯，我不知道德公为什么会找你来查，不过你给我听着，你妈死定了，我一定会让她给我儿子和女儿抵命！”

我没有还口，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一眼，面无表情地把手抬起来，抓住他的手腕，然后用力一扭！

黄林“哎哟”一声松了手，我和廖宇朝两个孩子走去。

“炯哥，你也知道族里的事咱们不能插手太多，目前能做的我已经做了，这两个孩子的死因已经查明，是窒息死亡，不过奇怪的是他们身上没有明显的挣扎痕迹，好像死得很安详，脸上都带着笑，然后才被人扎在纸里，纸人已经被雨水冲烂了，也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廖宇带着我走到两个孩子面前，给我讲了起来。

“今天是他们死的第三天了吧！”我说。

“嗯，当时纸人运过来的时候还很轻，里面根本不可能藏人，所以我没把阿姨羁押。但是她的嫌疑最大！”廖宇接着说道。

“我妈她还好吧！”我长叹了口气问。

“挺好的，小英这几天一直在陪她！”廖宇说。

“是监视吧！”我扭头笑着看了看廖宇。

“唉，你也知道，黄德公他……我虽然是警察，可毕竟不是族里人，要兼顾全局，你可要体谅一下我！”廖宇有些尴尬地说道。

我点了点头没再说话，把注意力放到那两个孩子身上。

这两个孩子我以前经常带他们出去玩儿，没想到这才两年时间就这么不明不白死了。从眼前的情况看，最有嫌疑的确实是我妈。可她为什么要杀人

呢？总要有个理由才对吧！

要说她是因为我被赶出风铃镇，杀了黄德公的后人报仇也说不过去，毕竟当初把我赶出去是她和黄德公一起决定的，原因是我不肯继承“纸人张”的手艺，而这手艺祖上立下规矩不能传给外人，这样一来，等母亲百年之后，手艺就失传了，所以黄德公和母亲一气之下把我赶了出去。

我深吸了口气，仔细观察起那两个孩子，他们俩神情确实和廖宇说的一样，非常安详，闭着眼睛，脸上带着微笑，身体微微躬着，双手抱拳，一副施礼的样子，身上还粘着不少彩纸。

他们的四肢被人用一根根黑色细线绑在扎成人形的高粱秆上，这个用高粱秆扎成的架子非常精巧，居然能巧妙地支撑住孩子四五十斤重的身体！

“你说他们都死了三天了，为什么看起来和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连尸斑都没有。”我看着两个孩子，皱着眉头问廖宇。

廖宇点点头：“昨天已经采了他们的血液和皮肤样品，还有他们身上的彩纸，以及你母亲扎纸人用的彩纸，拿去市里化验了，估计半个月后会有消息！”

“现场我已经拍好照片了，也做了记录，明天我再把这两个孩子带回警局。走，先给你找个地方住下！”廖宇接着说。

“不，我要先去见一见我妈！”我摇摇头说。

“也好，你去吧，我收拾一下再走！”因为继承手艺的事情，我和我妈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过话，尤其是上次还因为这个事她把我赶出风铃镇。当时我甚至都没跟她辞行，并不是我不孝顺，而是我根本无法接受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

从黄德公府邸出来，我心情非常不好，我坚信我妈是无辜的，但这案子如果不查个水落石出，黄德公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可是真想查清楚又谈何容易……

不知不觉我穿过了两条街，前面不远有栋房子，是街边的店铺，三间正房，后面是个院子，店铺上挂着块三米长的老木匾，匾上写着三个字——“纸人张”。

现在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屋里还亮着灯，看样子小英和我妈还没休息。我叹了口气，迈步朝店铺走去，这时我看到一个黑乎乎的人影从店铺前走过。

等我看清那人后，浑身上下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原来走过去的是个纸人，一个身穿红袍的童男，个头儿也就一米左右，手上提着一个纸灯笼，灯笼里闪着一缕烛光……

纸人不紧不慢地往前走，动作非常僵硬，纸糊的衣服轻轻摩擦，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听得我毛骨悚然。这个纸人并不是从“纸人张”里面出来的，因为“纸人张”的门始终关着。我想了想，决定先不去店里，看看纸人到底要去哪儿。

没多久，纸人到了街尾的一处院子前停了下来，这户人家我认识，是开粥铺的李悦家。风铃镇的宗族分为黄李张王四支。李家的人最多，不过没什么话语权，但是脑子好使，大部分都做些小生意。

我有些纳闷儿，纸人跑他家来干什么。

就在我看不明白的时候，突然“呼”的一声，纸人手里提着的灯笼猛地炸起一团火花，纸人片刻间烧得一干二净。

“又是来领路的……”我叹了口气，看着燃烧的纸人，我心里总感觉有什么不对劲儿，可具体是什么，却说不出。

既然这东西把我带到这儿来，我只能去李悦家看看。我深吸了口气，上前推了推李悦家的院门，好像没上锁，于是我用力推开院门。他家的院子不大，也就三十多平方米的样子，没种花草，院子里铺着青砖，很是整洁。

“怎么又一个！”我倒吸了口凉气。就在我的正对面，也就是屋子的门口居然站着一个孩子，纸人糊成的孩子！

这个纸人站在原地没动，也没提灯笼，双手抱拳，正笑眯眯地看着我并躬身施礼。

这是个童女，看上去和带我来的那个童男有些不一样，具体是哪儿不同，我暂时还没看明白。

“这个纸人……动作怎么和黄德公的重孙女一样……”我自言自语。

确实像，无论是动作还是神情，简直一模一样。我心头一动，就想上前看清楚。

我刚迈步，纸人脚下突然火光一闪，纸人竟然飞速燃烧起来，瞬间大火就把整个纸人给包裹了进去。

“不好！”我见状大叫，赶紧冲上去，同时把外衣脱下来拼命扑火。

已经晚了，也不知道这些彩纸为什么烧得这么快，几个呼吸的工夫就全都烧光了。

正在我后悔不已的时候，突然发现纸人好像有些不对，刚才我那么用力抽它，按说它早就该倒下才对，可现在这东西还直挺挺地站着。

而且它身上的彩纸明明都烧光了，里面应该只剩下高粱秆扎成的人形架子，可现在的纸人却还是那么饱满，和被烧之前大小一模一样。

看到这儿，我的心都凉了，战战兢兢地摸了摸黑乎乎的纸人……

真人！浑身上下黑乎乎，有血有肉的真人！

我用手擦了擦纸人的脸，当我看清楚她的样子时，我差点儿一屁股坐在地上！

就在这时，房门被人从里面推开，走出来一个人。

“谁呀，大晚上不睡觉……你……这……哎呀！女儿！”那人出来以后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站在院子里已经被烧黑的童女，失声喊道。

这人正是李悦。他看清楚童女的样子后两步窜了过去，一把搂住那个童女开始大哭起来。

没错，那童女就是李悦的女儿，我以前见过，没想到她会惨死在我面前，我有些傻眼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在我回来的第一天又出了命案，背后指使纸人的又会是谁？

还有，死去的孩子别看身上黑乎乎的，一擦就没，好像从来没沾过纸灰一样；从她的死状来看，也是窒息死亡，这和黄德公家那两个孩子死法一模一样。

“张炯，你为什么害死我女儿！”李悦猛地站起身来，指着人大声喊道。

“悦哥，你女儿死了我也很难过，可这件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是

刚到，她已经死了！”我听了差点儿没被气死，没想到我还成怀疑对象了。

“放屁，你看看我女儿的样子，跟德公家的孩子一模一样，镇子上除了你和你妈谁还会扎纸人，害死德公家孩子还不够，现在又来害我女儿……我女儿还那么小……我跟你拼了！”李悦说着朝我冲了过来，看他的样子已经认定我是凶手了。

“悦哥，不是我！”我赶忙解释，可他根本不听，冲过来就给了我一拳，我只好向旁边躲开。

李悦还是不依不饶，要跟我拼命。没办法，我躲开他的拳头，然后一拳打在他肋骨上，李悦吃痛地蜷缩了下去，我趁机抓住他胳膊往后一拧，把李悦摁倒在地。怎么说我以前是个警察，受过训练，收拾他还是很轻松的。

这家伙还想挣扎，拼命用力，可已经被我摁死了，根本动弹不了，只能趴在地上骂骂咧咧。

趁着这个机会，我把电话拿出来给廖宇说了一下这里的情况，让他过来，然后押着李悦在院子里找了根绳子，把他捆了起来。

这时候李悦的媳妇也出来了，一见院子里的孩子，两眼一翻晕了过去，没办法，我只好把她抱进屋里，放在床上。

等我出来的时候廖宇也赶到了，他上去检查了一下，和我判断的一样，孩子是窒息死亡，身上由于焚烧过，根本找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杀死这孩子的凶手和杀死黄德公家孩子的凶手是同一人或同一组织。如果判断没错，这孩子的尸体也有问题，短时间内应该不会腐烂。

我把事情的经过给廖宇说了一下。廖宇点点头，扭头对李悦说：“李悦你别骂了，凶手绝对不是张炯，我和他几分钟前才分开，而且他也是刚刚才回到风铃镇，绝对没有时间去害你女儿，凶手另有其人！”

“那也和他妈脱不了干系，除了他妈谁还会扎纸人！”李悦还是不甘心，咬牙切齿地喊道。

“李悦，没有证据之前谁都不能污蔑我妈，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给全镇人一个交代。如果真是我妈的话，我决不徇私；可如果不是她，我也要讨回

公道！”我走到李悦面前，两只眼睛盯着他，语气十分平静。

如果换作以前，我会动手揍他，可现在我不能，只能把我心里的愤怒强行压制住。尽管是这样，李悦也能感受得到，看了我两眼后乖乖地闭上了嘴巴。

“炯哥，这里怎么办？”廖宇问我。

“你来处理！”我深吸了口气从李悦家出来，向“纸人张”方向走去。

第2章 死孩子

回到“纸人张”，灯还亮着，看样子小英和我妈还没睡觉，我长出了口气，上前轻轻敲了两下房门。

“谁呀？”过了没多久，门后传来一道温柔的声音。是小英，我对她的声音太熟悉了，两年没见，也不知道她现在什么样子，是不是还和以前一样漂亮。

“是我！”我答应一声。

店铺的门被人从里面打开。我抬头一看，小英正向我看来，神情有些紧张，身子有些颤抖。她还和以前一样温柔，一点儿都没变，还是那个让我每次都会怦然心动的小英……

“你……回来了？”小英轻声问道。

“回来了，我妈呢？”我愣了一下答道。其实我心里有很多话想对她说，这两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她，现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只好把话题转移到我妈身上。

“哦，阿姨正在等你，说让你自己进去。”小英略微有些慌张地说道。

见了她的样子我皱了皱眉头，以前可从来没见过她这么紧张过。

虽然奇怪，可我也没问什么，转身推开里屋的房门走了进去。

结果我一进门，正对面的椅子前赫然立着一个纸人，是个童男，一米多高，正看着我微笑，手里提着一个纸灯笼，就听“噗”的一声，灯笼里爆出一团妖艳的蓝色火焰，紧接着纸人动了起来，先是向我拱了拱手，然后弯腰

伸手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我明白了，它这是让我坐在椅子上。我看了看里屋，我妈没在，屋里布置了一些简单的家具，除此之外就再也没什么了。

看着两年时间没回来的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深吸了口气，走到椅子前，转身坐了下去。

可我屁股刚一碰椅子，就听“呼”的一声，身旁那个纸人竟然被灯笼里的蓝色火焰给引燃了，和前几个我见到的纸人一模一样。

我咬了咬牙，心里有些后悔，刚才为什么不先看看这纸人有什么猫腻，为什么会自己动，要说里面有什么邪门儿的东西，我是一万个不信的，现在没法子了，纸人已经烧掉了。

“你还是回来了！”这时，屋门一响，一个身材有些臃肿的中年女人走了进来。

我的母亲，“纸人张”，把我从风铃镇赶出去的人，现在已经满头银发，比两年前要苍老很多，腿脚也不如以前利索了……

“妈！”我站起身来，恭敬地喊道。

“还记得当初怎么说的吗？你一天不答应继承我的衣钵，就一天不能喊我妈！”她抬头看了看我，眼神有些冷漠地说。

说实话，被她这么一说，我心里非常难受，当年我是个警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答应跟她来弄这些东西，没想到现在她还耿耿于怀。

“我这次来是想问一问您关于纸人的事，还有德公家的孩子……”我只好转移话题。

可我还没问完，我妈冷冷地笑了一声把我打断：“你是不是想问那两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杀的？哼，把手伸出来！”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想查明事情真相！”我见她老人家的脸色，赶忙摇头。

看我妈的样子，她已经生气了。我对她的脾气清楚得很，只好把右手伸了出去。

我妈从桌子上拿起一条戒尺，这东西从我记事起就放在桌上，只要犯了